

如魔方般的女孩
在魔方中“斗法”



作者
|| 阿莲

真心魔方



雨季青青草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者 阿莲

真心魔方



图书在牌编目(CIP)数据

雨季青青草/陈晓玲等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2

ISBN 7-5387

I. 雨…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349

雨季青青草

作 者:阿 莲

责任编辑:刘德来

责任校对:焦子晗

装帧设计:杨 群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1800千字

印 张:90

版 次:200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0册

书 号:ISBN 7-5387-1497-4/I·1442

定 价:138.00元(全十册 每册:13.80元)

作者小语

好好想想大大地睡个懒觉，这样就听不到“小孩子”“哇哇”地叫。

大脚哥哥谐评：

她——阿莲，是一首歌的名字，那是一首给人以浪漫感觉的歌。这和阿莲的作品一样，给了你一个浪漫得有点惨兮兮的故事。

阿莲最擅长的是留给人一面“傻傻”的背，她想让人猜她的真实。这样的女孩儿，谁拥抱了她，谁就拥抱了自由。不幸得很，自由的丝线牵在她自己手中，而阿莲总是爱说一句话：“飞吧！飞了就不要再回来！”

雨季青青草

真 心 魔 方

阿 莲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关于几位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的故事：

刘若妍，又名小开，高考落榜之后，徘徊在现实与理想的边缘，由于母亲下岗，姐姐的工作又朝不保夕，她选择了脚踏实地的生活，在生活中她遭遇了——欧阳瑞。

欧阳瑞，形貌酷似著名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特殊的生活背景养成了他消极颓废的人生观，由于恋母情结，他爱上了背影、气质酷似他母亲的小开，但这是充满了痛苦和绝望的爱……

而赵兰，这个由农村步入城市的花季少女，在遭遇了一番离奇的经历后，在种种诱惑和欲望面前逐步沦落——不但出卖青春和肉体，而且吸毒，最终还纵火烧死了欧阳瑞……个中缘由，情节曲折，欲知详情，请细观本书。

第一章

但是，我被拒之门外。

1999年的夏天，仅仅是一分之差，名落孙山，大学与我咫尺天涯。

那是一个被黑色诱惑了的夏天，我徘徊在进与退的边缘，不知何去何从。

18岁，预示着生命之花的含苞吐蕾，但我是一枝早熟的野蔷薇，将提前开放在一个不应该的季节。

——为题

(1)

在醒与非醒之间，我依稀听见大门“吱”地响了一下，那是大姐去上早班，她在纺织厂工作，这个星期做早班。

继而母亲轻微的咳嗽声又响起来，然后是水龙头被拧开，洗锅、洗碗，母亲在收拾昨天延留的残局。

我翻个身，用被子蒙着头，日子是这样的琐碎，而且千篇一律地重复着。

“小开……”母亲轻敲我的房门。

我故意不答。

但母亲知道我是醒了的。

“我去买菜，锅在炉子上，你照看一下，别把稀饭烧糊了。”

大门又“吱”地响了一下，母亲走了。

继续睡还是醒来？



天色微明，早晨是这样的宁静祥和。

大约十分钟之后，我在院子里刷牙，这时候，有人敲门。

我漱了漱口，用毛巾抹了一下嘴上的牙膏沫，去开门。

肖德明站在门外，讨好似的笑着。

“你来干什么？”

一见到他，昨晚的不快和羞辱立刻卷土重来。我伸手关大门。

“别，小开，你听我说嘛！”

肖德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说什么说！你找晦气是不是？”

我把昨晚的怒气发在他身上。

“小开，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大人大量，别生气了，好不好？”

“做梦吧，你！”我剜了他一眼，“你知道我昨晚出了多大的丑？如果不是你硬拉着我去那鬼地方，根本就不会闹出这事儿！我昨晚回来真是越想越生气，告诉你，肖德明，从今往后，我没有你这号同学！”

“全是我的错，行不行？”

肖德明大包大揽，企图蒙混过关。

“人家都认错了，你也就退一点吧，既然是同学，何必太计较呢。”

不知什么时候，姐夫端着脸盆站在我身后。

我转过脸来。

姐夫穿着睡衣睡裤，眼睛略显浮肿，像是没有睡醒，这个年轻而又显出老态的男人自从姐姐第一次领进家门就没有赢得我的好感，尽管他和姐姐结了婚后对我关怀备至，但我还是对他怎么看怎么别扭。

姐夫被我盯得浑身不自在，端着脸盆进了屋，随后就听见

脸盆“咣”的被丢到了地上。

“小开，你……”肖德明还是死气白赖。

“别在这儿呆站，不知道的还当我是虐待狂呢。告诉你，咱们的交情完了，你走吧。”说完了我就动手关大门。

肖德明一着急，用肩膀顶住了一扇门。

“你倒是听我把话说完行不？我也是受人之托……”

我倚着另一扇门，眼睛牢牢地盯着他，“说吧，别委屈了你。”

“小开，我吧，其实也是好心好意，人家欧阳是真的想认识你，所以才托我找你去参加 Party，谁知道那个叫‘娃娃’的女孩子会是他女朋友，还把你的衣服撕破了，我真的不知道，你……”

我没再让他说下去，皱着眉头，压低了声音说道：“干脆些，说吧，你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快说。”

“欧阳他要给你赔礼道歉，在‘千喜酒楼’，今天晚上八点。”

“我要是不去呢？”

肖德明听了我这语调，脸色立刻又沮丧起来，“别这样，小开，你就让我做做好人吧，求你了。”

“小开，你怎么不请同学进屋里来？站在门口说话多不方便。”母亲站在门外，手中拎着菜。

为了息事宁人，我果断地答应了肖德明的请求，然后他才离去。

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很幸运，在这人口稠密的城市，在这个清贫的家里，我还能够拥有一个独立自由的空间，虽然它既不宽敞又不明亮，但是对于我，它是温暖和安全的。

房间的门虚掩着，我躺在床上。

早晨的空气和阳光在门的缝隙里跳舞，我听见母亲在院子



里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我轻轻合上眼帘，低声地背诵起柏桦的诗：

活 着

在迷离的市声中
隐约传来暗淡的口琴声
呵，这是春阳普照的一刻
这是下午的大地
……

当天气从潦倒中退去
当落日迎来了流水
我轻声对自己说：
我要活着、活着、活到底

(2)

娃娃的脸和昨夜一样光鲜而有生机。

娃娃的脸和昨夜一样甜蜜而又寂寞。

娃娃向我招招手，“来，小开，坐到我这里来。”

她的表情是那样的笑意盈盈，令我心生愧疚，仿佛根本就不该对她耿耿于怀。

一桌子少男少女都在看我，等待着我的决定。

可惜我非常小气，只是看了她一眼，然后非常不客气地请欧阳瑞身边的一个女孩子让了座。娃娃她不是恨我夺了她的男朋友吗？我还要让她恨下去，这就是惩罚，尽管我在昨夜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欧阳瑞是何方神圣。

“大家喝酒嘛，机会难得，别客气。”

说完了，我径自端起一杯酒一口饮下——很潇洒，像古龙武侠小说中的豪杰。

起始至终，我都没有正眼看一下欧阳瑞。

昨夜舞会上他的邀约令我在一开始时有种受宠若惊的“艳遇”感而飘飘然，但随之而来的娃娃的谩骂和厮打却将我打入九十九层地狱的冰冷，我因此而恨他。

酒被一瓶一瓶地打开，一瓶一瓶地喝干。

这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少男少女们已经微醉，彼此间十分亲切而和平。

娃娃喝得最多，小巧而精致的脸因兴奋而呈现出迷人的酡红，但是她那一双长睫毛的大眼睛却一直徘徊在我的身上。

此刻，欧阳瑞正神色自如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他喝得不多，大多数时候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喝。

“咱们这样喝着多没劲，不如大家每人讲一个故事，说不出的罚他喝酒，听见没有？”娃娃提出建议。

立即有人附和：“行，不过这故事得带点儿‘荤’的，否则也得罚酒。”

“我先说。”娃娃趴在桌上，双手托着下巴。

“说有一位丈夫出差在外，因为意外提前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妻子为他开了门之后，丈夫发现床下有几件男人的衣裤。他问妻子是谁的，妻子告诉他衣服是她为他买的，不过是旧的，她还没来得及送到洗衣店去洗。丈夫相信了，于是脱衣准备睡觉，当他打开衣橱挂外衣时，看见一个赤条条的男人。丈夫问：‘你在这儿干什么？’男人说：‘你相信不相信你妻子刚才说的话？’丈夫说：‘相信！’男人说：‘那好，我正在等公共汽车。’”

娃娃的笑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连我也忍不住，把吃到嘴里的菜笑喷出来。



接下来肖德明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

有一对夫妻，老婆很好疑，即使在丈夫的外套上发现有头发，她也会吵起来，说他与别的女人一起约会。但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七天了她也没有找到什么碴。她找啊找啊，就是没有什么借口挑起事端，所以第七天地丈夫回来以后，她就开始大哭起来。

丈夫说：“你在干什么？到底怎么了？”

她说：“你这个无赖，你跟别的女人不来往了，可现在你又围着一个秃头女人转！”

肖德明惟妙惟肖地学着女人的腔调，让众人忍俊不禁。

“笑话是笑话，可是没‘荤’的，罚他喝一杯。”有人提出建议。

建议一致通过，肖德明被罚了一杯酒。

“让欧阳给咱们说一个吧，他都老半天没喝酒了。”

提建议的人又提了一个建议。

欧阳瑞笑了笑，“行，我也说一个，但是不要罚我喝酒，否则就不说了。”

娃娃马上表态，“行，你说给我们听吧，我们不会罚你喝酒。”

“有一个哥哥每天接送妹妹上学放学。一天晚上，他们兄妹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流氓，流氓用刀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圆，让哥哥站在里面不准跨出去，否则就杀了他，然后流氓把妹妹强奸了。等到流氓逃走之后，妹妹哭着埋怨哥哥胆小无能，哥哥很不服气，他向妹妹说道：‘我才不胆小呢，当流氓每次转身背对我的时候我就跨出圆圈，不止一次，我跨出了三次。’”

肖德明使出他善于逢迎拍马屁的手段，不但连声说好，还鼓起掌来。

欧阳瑞把目光转向了我，“小开，你也讲一个吧。”

我说：“我只爱看武侠小说和诗歌，但我从不看笑话，也不会讲故事。”

“那就给我们唱个歌吧。”有人说。

“也不会唱歌。”我回答，“所以我认罚。”说完就端起酒杯。

酒杯被欧阳瑞抓住。

他说：“我替你喝。”

“我自己喝，不用你替。”

“你再喝就醉了。”

“你以为你是谁？”我心里的烦已经明显的写在脸上，“你不是请我来喝酒的吗？别这么小气，一杯酒花不了你几个钱。”

他的手放开了，然后把脸转向站在一旁的服务员，“给我们拿一瓶‘干红’，要质地最好的。”

又把脸转向我说：“我陪你喝个痛快。”

我的视线落在他偏转的脸上，这个十八岁的高干子弟长着一张诱惑人的脸，如果用我同桌密友李可儿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帅呆了”。

我微微皱着眉，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你不高兴？”他关切地问。

我说：“我已经可以理解娃娃了，她那么疯狂也不是无理。不过——”我重又端起酒杯走向娃娃，“你听着，该属于你的就是你的，不属于你的争也没用。”

酒被我泼到了娃娃的脸上。

“这是我还给你的。”说完我把手一松，酒杯落到地上。

我转身离席。

这个晚上我一直在忍耐，忍耐到现在不能忍耐为止。

场面变得混乱起来，但这与我无关。我厌烦透了，只想尽



快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去，胃中的酒精燃烧着我全身的神经，我最大的需要是休息、休息，否则我会出丑。

在酒店大门外的台阶上，我被欧阳瑞捉住了胳膊，他的手臂十分有力气，我一时间无法挣脱。

我把脸转向他，“你的鞋踩着了我的长裙。”

他低下头去看时，我猛地挣开他的手臂，沿着已经是午夜
的街市狂奔起来。

没能跑多远，饱和了的胃开始痉挛，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我斜靠在路边的一棵法国桐上，浑身软绵而无力。我害怕在人面前出丑，但继昨晚和娃娃的厮打之后我又一次在这个叫欧阳瑞的大男孩面前丢尽容颜。

欧阳瑞从路边的大排档上要来一盆水，他说：“洗一洗可能会好受点儿。”

水很凉，被拍到脸上时我变得清醒多了。

“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下，坐坐就行。”我对欧阳瑞说。

“随我来。”

他半搀半扶着我。

在“千喜酒楼”的停车场上，我坐进了一辆“奥迪”。

“是我朋友的车，我经常开出来玩。”欧阳瑞解释说。

“反正是不花钱的，玩了也白玩。”我有气无力地说。

他从前排的座椅上斜过半边身子，用他那双深褐色的眼睛盯着我大约有三分之一分钟，随后他把烟从嘴角拿开，很有讽刺意味地笑了笑，“知道吗，小开，你有着和你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和尖刻，也有着和你脸蛋不相称的机智。”

“是吗？”我挑起眉毛，很无辜地耸耸肩。

“你以为漂亮的女孩都很笨吗？”

他答道：“我欣赏你的尖刻，这是我第一眼看见你就有的感觉。”

我瞥一眼他的表情，像是很认真。

我说：“如果车技好的话，能否带我去兜兜风？我这个人很虚荣的，最喜欢让别人嫉妒。”“希望一切能令刘若妍小姐满意。”他像是很不经意地说出了我的名字，随后他发动了车子。

“叫我小开，我讨厌刘若妍这名字。”

(3)

车子开上高速公路。

“想去哪里？”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

“爱上哪儿就哪儿。”我疲倦地昏昏欲睡。

“不害怕？”

“害怕妈妈打我？”

我疲倦地笑了笑，“十八岁是一个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法定年龄，如果你企图不轨，我可以告你。”

“你的聪明和你的美丽成正比。”他说。

“其实娃娃也不错，很精致。”我回答。

“娃娃太任性。”

“那么你以为我很乖巧？”

“你是聪明的任性，而她是被捧坏的任性，你们是不同类型的女孩子。”

“她是萝卜，我是青菜，可以这么理解——你只是想换换口味，图个新鲜？”我的舌头又开始伶俐起来。

“我这个人很挑剔，不喜欢的永远不喜欢，喜欢的永远不会放弃。”

“可你一定曾经给过她希望。”

“是她自己心甘情愿。”



“你是个披着人皮的狼。”

“如果给你机会，你也未必会做好人。”他欠起身，把烟掐灭，然后打开录音机，柔和低缓的萨克斯便水一样地铺张开来。

“听出来是什么曲子吗？”

“GOHOME”

“我知道你会喜欢这支曲子。”

“你调查过我？”

我冷笑。

“不是调查，应该理解为——我一直和你在一起。”

我便沉默，对于他虚实相间的话语我懒得去猜疑，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和我很相像，令我有一种连体的感觉。

“要不要送你回去？”

他在我的沉默里发问。

“为什么？”

“在一般情况下，女孩子生气了总是要回家去。”

“回去干什么？大哭一场？”我哼了一声，“麻烦你送我去我朋友那里，南京西路四百五十八号。”

“男朋友？”他问。

“可以这么认为。”我答道。

车里一时间安静下来。再无人说话，只有萨克斯——像风，秋夜里凉爽沁人的风。

(4)

开门的是李可儿的哥哥李唯。

见到我他很是吃惊，“小开，这么晚了来找可儿有什么急事？”

我向车里的欧阳瑞挥了挥手“你可以走了，我朋友在家。”他小气得都没有下车为我开车门。

“奥迪”开走之后，我随着李唯进了屋。

“可儿，小开来了。”李唯走过去敲了敲可儿房间的门。

我说：“渴了，有水没有？”

“在厨房，自己去倒。”李唯打了个哈欠懒懒地坐在沙发里，他待我一向是和可儿一样亲切而友爱的。

可儿穿着睡衣，惺松着睡眼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几点钟了？”可儿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李唯抬起手腕，“噢，表停了，小开，你的表几点了？”

我抬起手腕瞧了瞧，然后告诉他：“七点四十五分。”

李唯一脸的疑惑，“不对吧，我睡觉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半，时间会倒着走？”

可儿忍不住大笑起来。“傻大哥，小开是骗你玩呢，她一向是没有带手表的习惯，你没看见她手腕上光溜溜的吗？”

李唯用手拍拍头，“又被小开‘涮’了，看我以后收拾你。”说完又打个哈欠，“没我什么事了吧？你们俩聊，我得去睡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可儿待她哥哥走后，起身坐到我身边，她用鼻子在我的身上嗅了嗅。

“深夜私奔怎么没有男人的香水味儿？全是酒臭！”

我拍拍她的因睡眠而红润油亮的脸：“乖，别着急，明天阿姐给你领一个回来，肯定从头到脚都是香水做的。”

“噫，我才不要呢！”

可儿一脸不以为然，“我喜欢那种第一眼看见就‘触电’的，才不像你婆婆妈妈的穷讲究——干净啦、有质量啦、有层次啦、而且月收入得超过千元，真麻烦！”

“对，如果我像你一样有老爸老妈在国外打工，每个月有